

论 后 世

穆智太巴·穆色维·拉雷著

候 赛 因 译
阿 米 娜



一、对死的两种不同形式的描述

虽然，生命是人生最有价值的部分，失去它会引起忧愁和恐惧，但是，无论人情愿与否，都将踏上这个世界，开始在其中生活。然后，在这个客栈中渡过自己短暂的一生。最终将痛苦凄凉的走向死亡。那时是他生命的最后一页。

我们的这个世界并非是一个安定的久留之地。在这个世界上繁衍与死亡承续着、运转着。因此，任何人也不会指望在这个繁衍与死亡的世界里会有某一事物永存不变。这个世界中所存在的一切——无论是人类还是其它的万事万物，都将最终踏上死亡的征途。无论如何所有在物质的范围内活动的现象都将消失。它那明确的物质属性将促使它最终消亡。在天际将听到它生命，尽头所奏出的挽歌。

首先，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分析来谈论“生命的终止”这一命题，并努力对这一命题中所提出的诸问题给予回答。

难道生命仅仅只限于生死之间的这一地球性的历程？难道生命就被这一短暂的时刻所总结？在这一短暂的时刻里，来的人正源源不断的涌向这个世界，而去的人也毫不间断的离去。难道我们认为，除了这个世界上的具有三维空间的存在物之外，没有另外一种存在吗？我们的人格及我们个人的特性以“无”而告终吗？

还是在这个生命的背后，将有一个人类永久的明天，一

个崭新的世界在等待着人类？这个世界的物理的天体将被另一个世界崭新而又完美的天体所代替。在这个来的来，去的去的表面现象的背后是否有一个主的意指在主宰着它？也就是说，真主的意旨与创造人——他在大地上的代理者——有关。以便使人作为一个旅游者而生活在这个大地上，然后再从这个世界转向另一个永存的世界。

假若我们以第一种形式来解释死亡。那么，在任何条件下想起死亡，生命都将激起痛苦，产生恐怖。并使人的一切活动瘫痪。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种情况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

但是，如果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待死亡，即：人类坚持形而上学的观点。从这一崇高的水平上来俯视这个世界，并坚信统一着人与世界的统一的运动并不停止，死亡只不过是粉碎这个狭隘的笼子——躯体，从中解放出来转向另一个更加广阔的天际，令人赏心悦目理想的世界。那么，死亡只不过是改变一个躯体和衣饰而已。人通过死亡而脱去这身“泥土的衣服，“换上”中世（今世与来世之间的）的衣服。”然后，从这一阶段升向最高的阶段，奔向无终。那时则脱去“中世的衣服”而穿上“永恒的衣服”。对于具有这一崇高思想的人来说。生命的终止是一个好的转折。每一样事物都将恢复其特质，并变成纯粹无污垢。

法国著名学者“（卡尔里博士）曾说过：“对于人类面对死亡的神秘所遭受到的恐惧，宗教所做出的回答比科学所做出的答复更为令人满意。因为宗教做出人心所向往的回答。”

那些认为死是万事的终结，并认为在这一生命之后再无任何事物存在的人们，因为要离开这个世界而感到无比的痛苦，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那些坚信这个世界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游戏，犹如儿童和艺术家们所玩的游戏一样，向物质世界的告别是向无终的升华，这些人对死的看完全改变，在他们看来，死不仅不是恐惧的而且还有许多渴望死；他们为了摆脱物质的躯体，赢得与至高无上的真主的联系而拼搏和奋斗。

对死持这一理解的人们，为了自己崇高的目标，为了像鸟儿逃出笼子那样摆脱别人对自己的奴役而做着不懈的努力和牺牲。

那些奔杀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的战士，他们甘愿流血牺牲，他们为了拥有光辉和荣耀的明天，实现他们崇高的愿望而牺牲他们的利益。

他们为什么这样勇敢呢？因为人的生活在他看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服从于生存条件和社会需求的物质生活；另一个是精神生活。人由此才开始思考和发明。人的思想也在慢慢地提高，并以高度的热情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类的社会的命运以至历史也都服从他的意志。

使得死亡成为恐怖并导致恐慌的因素是人们对死亡缺乏正确的认识，所以，死亡就以恶梦的形式出现。

伊玛目阿里·哈迪去探望他的一个病了追随者，这个人因死亡的降临而哭哭啼啼，忧心忡忡，伊玛目·哈迪就对他说：“真主的仆人啊！你之所以害怕死，是因为你对它没

有正确的认识，你看，如果你满身沾满了污垢，日久使你的身体生了疥疮，化了脓。你知道，要是你到浴室里去洗澡那会把一切全部清除，你是希望到浴室里去把一切都洗涤了呢？还是讨厌到浴室去洗涤，而让那些污秽依然留在你的身上呢？”这个人说：“真主的使者的孩子啊！我当然想洗澡了。”伊玛目说：“那你该清楚，那个浴室就是死亡。它是洗涤你的罪恶，使你纯洁无瑕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接受并超越了死亡，毫无疑问你会摆脱忧伤和痛苦，并会高兴，喜悦的奔向永恒。”于是，这个人就安静了下来，他怀着对至仁主的仁慈的希望满心欢喜地接受了死亡，闭上了自己的双眼，向着永恒奔去。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凡是否认后世的人，他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他把人看作是一个迷失的物质圈子中的存在物。他以为他的所有存在均包括在这一泥土的躯体和这个世界短暂的几个历程内。这一观点导致我们当今的这个世界处在了一片忧愁的汪洋大海中，因为人的生命被看作是一处被不同的已知和未知的因素所掌握的游戏。他以极度的痛苦注视着这个世界，随波逐流于其中，并屈服于各种压迫和奴役。然后又垂手等待着死亡的降临，最后消失在灭亡的浪涛之中。

确实，这样的生存是不公正的，留在这个世界上将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对人类的命运持这一态度的人，对整个生命都持这一种痛苦的结论。因为在他看来，不单是人陷入了无益和不义中，就连所有的存在物质，只要它没有消失，就将会走上无益和不义的道路的。从努力使自己生存下来的人到

伤人的动物以及破坏房屋的倾盆大雨，所有这些都是不公平的。

在他们看来，整个这个世界都是非法的现象，是枉然和不义的集合。这是他们将自己与万物的创造者——与永恒的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割断的观点。他们毫无疑问地犯了重大的错误，并因这一错误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样的人，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愿望、目标，或者完全失去了希望，永远沉浸在对神秘漂渺未来的恐惧和不安之中，这一切正是他精神脆弱，受折磨的原因。

法国著名的作家维克多·雨果说道：“确实，如果人思考虚无，并坚信在这个生活之后只是绝对虚无，那么，对于他来说生活将不会有任何价值。使人的生活充满了乐趣；使人对工作充满了信心；使人的内心充满了热情；使人的眼界开阔；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天启和宗教的途径来获得的，即：相信永世，人的永存，确信你是一个不会消失的人，你将是永存的，你要比这个世界还要伟大，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临时的居所而已，这个世界是你童年的摇篮，你的豆蔻年华，鼎盛时期则在另一个世界。

感到无聊，并且不相信在这一尘世之后还有复生，清算和功过等等，对于那些科学技术不断提高的时代的人们——他们把物质生活当成自己唯一的最高目标，为了不断的提高它而竭尽全力的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这是非常可怕的。

本应把人从危险和错误中拯救出来，并把人从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这些科学成就，反而夺去了人的安宁，把人投入了

动荡不安的深渊中。我们今天的世界成了人们为了获得权力和享受而疯狂地竞争的场所。权力和享受已成了人幸福的源泉和奋斗的目标。

认为世界没有执法者，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这一错误的观点，导致世界充满了恐怖和罪恶，导致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血腥味。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很难自我约束。因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邪恶，贪婪和嫉妒。他们已经如此妄为，我们真不知道他们往后还将成为什么样子？现在哲学的各种新流派的出现，均被认为是感情痛苦、思想贫乏与精神空虚的结果。

著名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的首创人乎格说：“到我这里来求医的来自世界各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二是知识分子和生活中的成功者。但是他们被一种强烈的痛苦所折磨，即：生活没有意义和无聊。其实，学术教育的僵化，宗派偏见和目光短浅夺去了二十世纪人宗教。因此，他现在再寻找他的灵魂，只要他得不到宗教，他就不会安宁。没有信仰导致了生活的乏味，使生活失去了意义。”

二、对待这个世界实质的两种观点

人不能正视自己的精神，人格坠落的危险，也无能建立起一道保护它的大坝，除非他笃信宗教，相信启示——它保证我们的痛苦和欢乐绝不白白的付之东流。我们并不是走向虚无，而是不断的奔向真主。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暂时地逗留在这个地球上，直到后世的来临。我们将在清算日全部

从坟墓中被复生起来，从这个狭小的地球迁往永恒宽阔的居所。我们在那在永恒的居所中将受到真主——那一永存者的仁慈的待遇。

相信永恒实在的存在，会给予人以价值和尊严。这一信仰将能显示出人的崇高形象，如果没有这一信仰，那么自然界的所有的奇迹和奥秘都将失去它的意义。因此，人一旦获得这一信仰，那他就会无忧无虑。

法国思想家（约翰·布丹）说：“当人纯洁自己的思想，驱除那折磨着他的灵魂的私心杂念时，他就会从平庸的凡事上升华，而面向美丽的大自然。他尽情地享受美丽的大自然。思索各种植物、大自然的源泉，并观察它的结构、形式，相互间的正反关系以及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每个现象中的一系列的因果关系。

只要他越过这第一阶段，那会就会借助他那思想和想象的翅膀遨游之天空，认识那苍穹的宏伟与壮丽。他将能看到那其中巨大的运动和它们之间漫漫的距离，倾听那世界的各个角落所奏出的优美的旋律，那时，他的整个存在都将沉浸在深深的快乐中，并渴望认识第一因，那自身洋溢着美的创造者。但是他知道，这一因的能力、智力，善及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人是无能认识的，那时他的内心也就平静了下来。”

如果今世被看作是一所考场，后世是这一生活的延续——但是，后世是高水平的，躯体只是执行器官和表现要求与欲望的媒介，那么，人的人性就不仅仅局限于封闭的圈子之中，而是遨游在广阔的天际中，升向崇高的境界。因此，

人的生活就更加富有现实意义。

假若我们就信仰后世对维护社会安定、制止淫乱、背叛和违法乱纪所起到的影响给予评价的话，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信仰是扼制那促使人犯罪作恶的难以驾驭的欲望的唯一力量。对后世的信仰是保护人免遭私欲袭击的盾牌。象这样的人，他决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是坚定的遵循着道德的准则，他相信它，并且在无需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的良心来接受它。

只靠提高文化、经济、科技水平和增强法律的机构是不能实现人类那一伟大目标的，也不能给社会带来公平、平等。

今天我们看到，汹涌澎湃的淫荡，不公平和残忍的浪潮正席卷着那些所谓文化与经济发达、法律机构健全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拥有强大的警察机构；科技与工业革命给它提供了精密的仪器，使他们能够控制各种社会暴力，但是，它还是不能管制那难以驾驭的欲望的缰绳，也无法制止犯罪的因素。腐败的浪潮在不断的上涨，然而那代替了唯一能够驯服欲望，制止邪恶的信仰的精密仪器已经失去了它的效用。

在当今时代，有不少人厌恶笼罩着社会的那种形势。他们在那一社会形势下不感到精疲力尽，但是，他们不能提出任何改善的方案，甚至不能明确把握他们未来的命运。

被病态的文化所控制的社会，无疑会成为一个充满了堕落和忧郁的社会。所谓病态文化就是指没有目标，悲观厌世，感到生活无味。这一文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思想的迷

惘。任何想消除蔓延在这一角逐场中的混乱，制止邪恶趋向的解决办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现代科学除了把人从许多领域内排除出去外，这一现象肯定对人性的影响也很大，它对正确信仰的人是有益的，而对没有正确信仰的人是有害的，那是因为人不能经常从知识中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因此，我们要想使科学文明成为有益的，我们就要随着科学与文化的发展来提高正确的符合理性的信仰。

在这个我们感到有必要提倡美德的世界里，面对今世物质的享受，人的能力正面临着考验。而相信永恒的家园，不但开阔了人的眼界，而且还使他从内心深处受到根本的改变，尤如一浪扑一浪，以至达到能够控制住在生活的领域中想获得各种利益的欲望及利欲熏心的疯狂的贪婪，进而，他等待着崇高的报酬，谨防痛苦的刑罚，并使他自已摆脱短暂的居所，他象一个商队一样将迅速地经过这个地球。当他告别这个不能长存的肉体，逃离这个狭隘的地球时，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将敞开，在他的面前，他将任意享受那与今生今世所得的利益绝对无法相比的恩惠。

人只要在这个世界里，他就充满了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当他有了信仰时，他知道，这个世界里的机遇是有限的，其中的利润是微薄的，既便是他得到了，他也不能长期的守住它，真正的欢乐和享受是不会仅仅局限于这一短暂的时期的，于是，他就不会受到无穷无尽的欲望的左右。也不会因为得不到那些享受而忧愁和失望。

他对物质利益的态度，并不是一个因害怕在死亡之前自己的生计会断绝的草率者的态度是因为这些利益被看作是尘世崇拜者的目标，而信仰后世的人们在这个大地上所投出的善的资本，均被看作是通向永恒的目的途径。

除此以外，以淡泊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世界中的一切，才会使人内心平静。在宗教的准则下，内心平静无疑会给现有的生活更增加乐趣。

让·雅克·卢梭说道：“我知道我在走向消亡，在这个世界里，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无端地寻找牵挂呢？这个世界中的每一样事物都在改变和消亡，我自己也很快将要消失，因而，对这个尘世的牵挂有什么益处呢？我的孩子爱弥尔！假如我失去了你，那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保留呢？尽管如此，我也要对这一不幸的灾难作好准备，因为任何人也无能向我保证，我将在你之前告别这个世界。

那么，如果你要想过幸福、合理的生活，那你就只去追求永不消失的美的事物。你要尽力使自己不要过多的需求，应勇于奉献，你应只寻求不违背道德准则的事，你要使自己不因失去的而痛心，你绝不要做违背良心的事，那时，你一定会是幸福的，你将决不牵挂尘世的一世。”

是的，当人的精神具有了正确的信仰，并确信自己是永存的时候，他就会感到有一种无穷的和神奇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感到，他对这个并非久居这地的尘世上的一切事物都不会有丝毫牵挂。事实上，他已成了这个世界的掌管者。面对尘世上的各种骗局和私欲的诱惑，心灵的平静会使

他坚强起来，那时，他就不会因物质的缺少或不幸的灾难而叫苦连天，也不会因取得成功或遇到快乐的事情而忘乎所以，所有促使他人毁灭的事对人都不会起到任何不良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信仰后世的人有价值的特点之一就是他感到：他的未来建立在今世生活中他所做一切工作上。因此，他的工作的意图是纯洁而又真诚的，决无任何沽名钓誉的成份。

象这样的信仰，不仅能提高工作质量而且能增加工作的数量。这一信仰越虔诚，其工作就越真挚。

他还会感到，他的工作受到严密的监视。他所做的工作，无论是善还是恶，均要被记寻在帐本之中，然后被保存起来，将在审判日被审判。很明显，任何事也是逃不过记录者的。

凡是内心缺少对末日信仰的人，会以消极的眼光看待最真实的现实问题，因为他认为对他所作的各种工作是不会有什么审查清算的，他认为他今天玩火，明天是不会受到它的火焰的焚烧的；现在作恶，将来是不会受到恶劣后果的影响的。他生活的梦幻的海洋中，他的周围充满了丑恶，他的眼光只投向形形色色的丑恶，他用一种冷淡、无神的眼光注视着崇高的美的心灵。如果交给他一项重大的工作，盲目的毫无目标的未来——根据他的思想观点——不会向他阐明他自己所具有的能力（使他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信心），因此，他就对所有美德和感情的事物都不屑一顾，并缺少人类优良的

品格。同样，在背信弃义和犯罪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只要他不落入法网，他就不会感到有另一个法律机关将对人的罪恶。进行清算，给他以应有的惩罚。

人类的宪法最基本的缺陷就是，宣布人类的生活以死亡而终结。他们根据大多数人的感情的原望而给自己制定宪法，然而，天启的宪法则追寻另一条路，即：人类的生活是永恒的，生命不因死亡而告终。因此，天启的宪法是根据这一思想趋向而制定的。

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在塑造人的崇高境界，并使人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这一方面，人类的科学和思想是无法与宗教相比的，就是因为这一与人类的天性不相协调的思想规律，对导致人沉沦于淫荡的深渊，并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因此，笃信宗教的人就会遵循他相信是永久性的法律，他的行动计划是向着超越时空的永恒的世界进发，这样的人比那戴着人类有限知识的眼镜来衡量事物的人更加崇高。

三、复生是真主睿智的一个方面

毫无疑问，人类的各种自愿行动和企图都以服从内部的动力而产生。我们在各个领域所付出的努力使我们的目的和愿望的实现与满足。甚至，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一些工作是毫无明确的目的的，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其中的任何一样工作都不可能会缺少暗暗的目的，有一种秘密的、未知的目标隐藏在这项工作的背后。

比如：我们的志向是高的，我们只是因为人类的爱和

崇高精神的动力才善待他人的，但是，真正在这方面起着积极作用的是我们行善之后所获得的内心的安宁与平静。

同样，在自然界中，任何一个自然因素所起到的作用都不会是缺少目的的。但有一个区别是，人是在认识与知识的指导下来工作的，而自然界的规律中，自然因素在与认识和知识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发挥着自己作用。而事实上，两者的目的是相同的。

自由的理智会理解到：自然界的规律建立在一个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完美者、掌管者，有思想者的存在者的掌管的基础之上。他不受私欲所困扰的，能在自觉的引导和理智轨道上，自己挑选上升或下降的道路。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科学展示出一幅具有精确规律的整个世界的画面时——从一个小鸟的翅膀到一粒沙子，一小片美丽的树叶都包含有几何学的特殊的规律；从一个小小的原子到内部包含有若干个太阳系的庞大的银河系，一直到无穷的包含有无数个天体的宇宙，所有这一切无不因具有独特的规律而存在——人类的理智和科学永远也不能接受在这一无穷的世界中，在这一辛勤的劳动中，劳动、劳动者和目的之间会毫无联系。

因为，如果这一复杂的规律的创造者具有丰富的知识，无穷的力量，那么，就不能相信在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万事万物中所具有的精确优美的规律的背后，会毫无任何目的。

一个通过各种完美的德性来认识真主的一神论社会会强

调：这一规律具有着真实的目的。

我们既已承认了真主的无穷的知识，无限的力量，永恒的智慧，又怎么能否认真主的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呢？

如果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着独特的目的，而这个以每个器官所组成的完整的人则毫无任何目的；我们中有谁能相信这种说法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精液凝结的那一瞬间，不被看作是一个自由的存在者，直到按照自然规律而进入成熟阶段，那时，他永远也不会满足于丰富自己今世生活的方式。”

无论如何，属于真主的宗教号召机构是建立在在责任和义务的基础之上的。真主的使者们以自己所特有的坚定的信念而向人们宣告，在等待着我们大家的那个世界里，每个人所做的一切都将受到清算。他们警告自己的民众要谨防那一新的时期和那另一种生活，以便对之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从提供给他们的那些条件中受益。那些条件（潜能）使他们能够在自己存在的整个过程中达到成熟和完美；同时，还警告他们：不要做使自己陷入艰难的生活中的事，否则，他们将会后悔莫及。

那是因为，那一生活的种子必须由人在这一生活中亲手播种，那个时期的命运是由人的这个时期自己决择的。需要强调的是：永恒的生活的形式将凭人事先所准备下的一切资本来决定。

假如一个娴熟的画家花费了很大时间才制作出一幅优秀的作品来，然后又将它砸碎毁掉，他能是个理智健全的人

吗？

无疑，任何一位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做出象上面所说的那种毫无意义的事来的。那么，这个高超奥妙创造者创造出来的伟大的万物目的，尤其是创造充满了洗力生机的人的目的，难道仅仅就是为这一充满矛盾的有限的生活吗？

每一个信仰真主的无穷智慧的人都知道：在这一广阔的天际中——其中所有的一切存在物都服从于永恒的力量（真主）——任何一件事物都不可能缺少内容，或者完全至上的。的确，这个世界的规律全都是来源于公道和完美的智慧的，每一种现象都是循着毫无任何缺点的规律而变化的。假如脱离规律或是偏离轨道的事屡见不鲜；假如任何一件事物的存在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就看不到任何和谐的迹象，因此，这个存在的世界将使他无条件的信仰（真主）。

他认为他的本体就是建立他的内在世界的因素，这一行动将连续不断。因此，他既能够建立自己的未来，使自己长寿，又能够毁灭自己，引火自焚。

因此，一个具有这一世界观的人绝不会认为：人类的存在整个历程会因生命的结束而终止。就凭这一观点，存在的规律也会以一种深奥和精彩的形式得以延续。这一观点可以解除人对价值和崇高希望和饥渴。《古兰经》明确地声明：“我没有枉然的创造天地与他俩之间的一切”（38：27）

是的，真主神圣的本体是绝对完美的，尊高的真主是没有任何缺陷和需求的，然而，这些被创造的万事万物者均有求

于他（真主）。真主给予人生活的乐趣，并给予人所有的力量与特性，万事万物终将归于他。真主说：“人们啊！你们是需要真主的，而真主则是富有的，是可赞的。”（35：15）

真主的智慧将会促使某一日的来临，在那日（后世），人们都将受到审判和清算。《古兰经》就这一日而说道：“你的主将召集他们，他确是睿智的，是彻知的。”（15：25）

人的完美，在这个世界的活动范围内是不易实现的。而是他渐渐的趋向完美，直至达到在另一个世界的最终的希望——见到真主。真主在《古兰经》中说道：“人们啊！你们当努力工作，直到会见你们的主。”（86：6）；“只有你的主才是最终的归宿。”（53：42）

其实，人是具有宗教和道德的潜能的，他砸碎企图控制他的物质的枷锁——这一物质的枷锁影响着他寻找真理的灵魂。因此，为了实现他崇高的理想和宏伟的目标，他对物质生活和迷人的表面现象根本不屑一顾。

他只所以能达到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永存的这种思想源于他的内心深处，他有着与永恒符合的高尚特性，本身就是使他适应永恒生活的一种特殊潜能的标志。

人的行为和态度就象种子一样，这种子是否具有真正的意义，那就要看在永恒的生活中它所结出的果实。所有行善诚实的人们，他们的善行将为他们准备好幸福美满的生活，而那些作恶的人们，他们在今世也播下了种子，在后世，他们也将收获。但是，他们在那里所采摘的是腐烂的果食，是他们在今世所做为之苦果。伊玛目阿里曾说过：“今世是一